

枕边书



“总有一个地方让人终身牵挂，她是自己的生长之根，那里有难以割舍的至亲之爱，有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有难以忘怀的老屋小院，还有一辈子，舌尖上向往的菜肴小吃……不论她是穷是富，不论她是城是乡，都是心中最温馨的殿堂，时时挂念她，喜她之喜，忧她之忧，离她越远越思念她，离她越久越想念她……”

近日，徐山林文集《老屋杂谈》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二十余万字，分“梦里家园”“追忆前贤”“书信故事”“人生感悟”“社会议论”“应邀奉言”“解冻纪事”“改革岁月”“神圣使命”“参谋之道”“赋善与行”“收藏乐趣”十二个篇章。图书恢宏大气，装帧精美，简约大方，封面及文内插图选自诗人李小洛国画安康山水系列。这是一个人对故乡最深情的追忆和致敬。

作者徐山林，1935年生于安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为陕西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热爱文学，尤其热爱古体诗词，曾出版《碧水集》《黄楼诗草》《山林诗草》等；致力慈善事业，是陕西慈善事业的发起人和开拓者，曾任陕西省慈善协会首位会长，之后任终身名誉会长，曾为千千万万个弱势群体送去温暖；他还是一位收藏家，倡导成立了陕西收藏家协会，并担任名誉会长，晚年他把自己一生收藏的大量藏品捐赠给家乡安康，建立了闻名遐迩的安康市藏一角博物馆，徐老的为政为文，为善为藏都卓有成就，广为各界称道。

(陈曦)



日前，由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打造，盛元文溯传媒有限公司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杜文娟长篇虚构《阿里阿里》中文再版发行。

这部作品是陕西作家杜文娟十年行走在青藏高原，深入藏西阿里的深情书写。2012年2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头条首发，获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其获奖词为：“《阿里阿里》以女性特有的虔诚和坚韧，记录了阿里人的命运、爱情、信仰、伤痛与灾难。忠实再现了阿里人跌宕起伏的生命韵律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传说。”

2012年6月单行本由凤凰传媒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入选多个年度选本和好书榜，评论文字超过文本数倍。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大力推介，目前有英文、塞尔维亚文、藏文等版本行销海内外。并参加了伦敦、美国、法兰克福、欧亚等国际书展，随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书架”落户多个国家。其他几个语种正在推进中。

《阿里阿里》从出版、再版、翻译、有声等多种样式的演变，历时十年，充分显示出优秀作品的生命力，也是“文学陕军”走出去的具体体现。

(梁真鹏)



《天蓝草碧》是岚皋籍作家陈益鹏三卷本集中的杂评集，今年7月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陕西金融作协主席杨军、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姚明今联袂作序。

该书分“文人相亲”“文坛杂议”“文章小评”三辑，共收录随笔杂文64篇。内容既关乎作家个体，也涉及行业文学创作面貌；既直面名人大家，也不避凡人小事。杨军评价《天蓝草碧》是一部具有独特气质的文学作品，其中文章无论写文化名流、文坛现象或文学作品，感情饱满细腻，态度虔诚认真，频现真知灼见，彰显人文情怀。姚明今撰文评价：陈益鹏将文学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依靠，而这种依靠又常常表现为与文学同道在心灵和精神上的相互扶持。阎雪君认为陈益鹏的杂评有自己的个性和见解，常常融评于述，人文兼融。文法上，既有相对严谨的文学批评，也有看上去不那么“规范”的随笔式的言说，虽非正统，却也是自成体系，于平实中见真情，于轻灵中见真知。

(凌子越)

这篇脱贫攻坚题材中篇小说，是李春平先生通过实地采访，沉淀两年创作的，先后在2021年《延河》上半月刊第一期和《小说月报》增刊中长篇专号刊发，都挤上封面隆重推出。

故事发生在因“桃花溪”而命名的桃花溪村，让人自然联想到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和唐代张旭的《桃花溪》。“桃花溪村因桃花溪而得名，山大人稀。溪流藏于青山峡谷，碧水深潭，清澈如镜。夹溪两岸桃树成荫，春天桃花灿烂，水中倒影极美，为山中一大盛景，赏花者如织。落花时节，微风吹来，花瓣飘落，悠悠缓缓地掉进小溪，便是一溪清水送花落的别致景致。花瓣将浪花纠缠在一起，在水中翻滚，跌跌撞撞地随波而去，忧伤而又自在。”这段景致描写，像极了《桃花源记》，由不得使人寻思“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然而，这不是古人的世外桃源，是当下、现实，“姐弟俩的家是桃花溪旁边唯一的单家独户，周围二里地，就他们一家人。他们安安静静地过着贫穷的日子，没有人来打扰他们，他们也从不去别人家。”读到这儿，我们既为这里原生态纯天然的美景感叹，同时，也为生活在这里的姐弟一家人堪忧。如果不是精准扶贫的春风吹来，成容姐一家还满足于他们世外桃源般的田园封闭“幸福”生活：“他们极少去过别人家，也不知道其他人家是什么样子。从小他们就得到哑巴父母的百般疼爱，衣服有穿的，饭有吃的，从来没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时候。没有人说他们是穷人，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家有多穷。”

小货车拉来的东西让他们大开眼界，“大件有一个冰箱……小件有……还有……”这些在成容姐眼里奢侈的普通人家家电用品，与他们家“三间房屋，全是土墙……”形成鲜明对比。成容姐对贫穷、富裕的理解是肤浅的，甚至没觉得自己家贫穷，他们的认知也代表了生活在封闭落后山村小富即安的百姓。都为成容穿补丁隆起的塑料凉鞋、成易摸钱闻钱等等设下伏笔。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王主任的到来，让姐弟俩产生了莫名的期待。”“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大山并非没有大门，谁也不能把大山关起来，道路把他们的脚步和目光无限延伸出去了。外面的世界大得超乎想象。”成容不是没有理想，“他们只有一个最现实的想法，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帮家里做更多的活，种更多的庄稼，修更大的房子。”“但更好地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不知道。”这就是桃花溪以及桃花溪里人的思想现状。

成容成易姐弟俩，姐姐不满十四岁，弟弟不满十一岁，“两个儿女都由爷爷奶奶带大，身体健康，还长得乖巧，聪慧异常。”“在我们村，这姐弟俩学习

这是一部以写古树名木为内容的散文集。

这些散文看似描述古树名木，实则不仅仅限于古树名木，还写了依附于古树名木或古树名木所记忆所感知的人文风情，还寄托了我对树的认知与凝思。

以前我也写过老树，写过有看点的树。但以一部书的规模来写树，这是第一次。对我，充满了全新的挑战。

有文友知道我写这本书，说按散文最新的思考，这应归属于生态散文。我不知我的这些尝试，能否妥帖得了这个时尚的命题。最初写这些乔木时并未去想这些，我只是觉得这些乔木甚美，想把它们写出来而已。就像一位山民觉得一把树籽很好，便垦土育苗，至于那树籽拱破地皮荫蔽成树后是雌是雄或雌雄同体，山民弯腰高锄，捻籽落地时多是不会去想的。

乔木皆美。乔木有优于我们人类太多的美，我努力探寻着，努力的去撮字为文。这种琐碎的美，我不知道对这个躁动的周遭世界能否降一分噪音，能否添一丝恬静？能否给急匆匆的人，浮躁躁的心送进一抹绿意，送进一缕草木的清凉？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一份希望。但愿吧，但愿这心愿如同树

黑陶又出散文新作了。近年来，黑陶就像散文领域的一匹黑马，高密度地书写着他的故乡和故乡大地上的人人事事。忘不了，在《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里，充盈全书的那一抹淡淡的漆蓝色的乡愁；忘不了，在《中国册页》里，黑陶“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份从容与欢畅；当然也忘不了，在《泥与焰：南方笔记》里，黑陶注目江南故乡的那份深情和执着……

现今，当这一本《夜晚灼烫》来到我的案头，我仿佛看到了黑陶凝注在时间肖像里的那份目光，一年又一年，黑陶在看似冷静节制的文字中，潜藏着汹涌的热情，用诗意的笔触和表达，全身心地构筑着一个阔大美丽的“江南梦境”。这，或许就是黑陶在苦苦追求的价值所在。

黑陶出生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座陶瓷古镇，母亲是淳朴的农民，父亲是本分的陶瓷工人，在故乡的火焰和大海之间，他呼吸着独特的江南空气。因而，他的书写极具个性，很有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南方故乡生活的烙印，文字深潜其间，纯净而湿润，苦涩朴实而有力量。这是一个清醒的汉语书写者的理性选择 and 追求，而这种认识，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在本书自序里，黑

读书时光

多业态经营是传统书店发展的契机

□ 苑广阔

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了解到，为了建设“书香朝阳·阅读之城”，朝阳区不断加强政府引导，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目前，朝阳区共有实体书店332家，数量位居全市之首。其中，超过5000平方米的大型书城2家，超过1000平方米的综合型书城6家。今年截止到目前，新开设书店11家。（8月21日《北京青年报》）

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实体书店出现经营困难，甚至不得不关门歇业的情况下，北京市朝阳区的实体书店却能够实现书店数量和经营利润的“逆

最好，很优秀。”从姐弟俩出场到后面一系列言行，无不围绕这些特征展开，或者说姐弟俩在故事发展中的所有都印证了作家的设定。成容成易姐弟俩就像一对相声演员，一逗一捧，既有外在表现，又有内心独白，在剧中举足轻重。作家以独特的儿童视角，洞察世界，琢磨人事，观望并参与脱贫攻坚其中，作家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包括疑惑和想表达的情感，都让成容成易姐弟俩特别是姐姐成容表现出来，成容几乎是作家的代言人。从读书学习、管教弟弟、操持家务、待人接客、包括安慰父母，每一件事都体现着这个大人似的孩子之精明、干练。姐姐成容过早成熟，小大人的做派，正是因为父母聋哑、生活所逼，“两个孩子每天的学习情况，都是写在纸上给父母看，像是机关里的汇报材料，一丝不苟。倒是做了件无心插柳的事情，文字

安康书评

白云生处有人家

——李春平中篇小说《桃花溪》赏析

□ 王健春

的交流锻炼了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姐弟俩的作文次次都是优秀。”

哑巴父母同样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他们善良、朴实、勤劳，代表了一小部弱势群体。文中对哑巴父母的描写非常精彩。“两人戴着草帽，草帽下两张黑色的脸庞不同程度地淌着汗水。”这是他俩的首次露面，寥寥数笔，勤劳、辛苦跃然纸上。“夫妻俩激动得脸色都变了，四肢都在笑，全身都是笑容。”想象得出有多开心。“父亲接过钱晃了几下，把门板拍打得啪啪直响，母亲就笑得合不拢嘴了。”的确说不出，但动作更能表达心境，这真是恰如其分的溢于言表。

哑巴夫妻有文化，能够通过“写”交流情感，作家照例有交代。随着读者对哑巴夫妻的熟悉，作家随后直接用“说”代替了“写”。哑巴夫妻有尊严、有思想、知荣辱、懂感恩，这在文中插叙及各处细节一览了然。

王主任是整个故事的魂，他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家一直以来的平静生活。”使昔日安静的桃花溪村特别是成容一家热闹起来。哑巴夫妻循规蹈矩，是因为他们封闭、守旧、自足，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向往、不渴望富裕。王主任就是那个给

作家感悟

山有木兮，乔木皆美

□ 杜文涛

花，总能缀结出几把树果，哪怕几粒树果也好呀。

林木不是我熟悉的行当，写起来自有陌生的难度。“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圣人的话，也是我尽力想去做。草木从《诗经》走来，草木从《楚辞》走来，草木从冒地而生那一刻起，便有了它独特的芳香气，便有了人入眼的式样，便有了了诗情画意的名字。从事这部书的写作中，我觉得我和树木走近了，我学到了许多林木的知识。山林里很多乔木，以前我只知其形，不知其性更不知其性，这回几乎全知道了。以往在文学作品里看过的树木，只知道其名，却不知其态其味。这次在山野里也对上了号，被我牢牢地记住了。以后如去山林游览，见了临风大树，观其叶，察其

作家书评

寻觅诗意的表达

□ 胡忠伟

陶深情地写道：“我目前的不分行文字的写作，实际是一种寻找，我想通过个人的这种写作，最终寻找到属于我的散文，一种自由、尊严、饱满的真正的散文。”他反对那种虚假的、空洞的、苍白的书写，认为那是一种毫无血液交流的传声筒式的表达，而这样的文字注定是短命的。

纵览黑陶的“江南”三书，我以为，他做到了，而且比一般的书写者做得还要好。如若不信，就来读读他新近出版的《夜晚灼烫》。

在《夜晚灼烫》里，那些充满诗意和思想密集交织的句子，带着传统汉语固有的美好、纯正的品质和江南水乡泥土的特有芳香扑面而来。在这

哑巴夫妻家注入新鲜血液，带来创新思想，勾勒发展蓝图的把门人、开锁人、“扶贫家长”“他们心中的贵人和财神”，他似溪水中的浪花，因它的跳跃，水泛起来、活起来、灵起来。故事起伏跌宕，皆因他。作家以一桩桩事实和一点一滴细节，诠释着村长的开始对他的介绍：“王主任是共产党员，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与王主任对应的是刁姨口中的“那个胖领导”，现实中，确实有那么多些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只会材料上做文章，混日子。”作家通过刁姨口无遮拦之嘴，既晾晒了扶贫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又揭示了部分村民等靠要心态，还透露了百姓对扶贫干部的渴望。王主任与胖领导一正一反，相互映衬，优秀的更优秀。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安是穿针引线人物，是他把王主任送到哑巴家的，当王主任被诬告，又是他首先站出来要为王主任“伸冤”，他的出场一来一去，首尾呼应。作家对他笔墨不多，仅有的肖像描写很到位：“年长的是长相很凶的村长，一脸野蛮生长的络腮胡形成了两道弧形的半月，刺猬般地密集。硕大的鼻子异军突起，占了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长的嘴像毛板裂开张开的样子，从毛乎乎胡子里露出两排黄牙。但是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和鼻子的比例才会协调起来。”这个在成容眼里可以不要姓的“大干部”，初给人的印象丑陋、凶悍甚至恶毒，但随着进展，可爱、可敬起来，他同刁姨算是一对正反人物，他与“刁姨甩着大屁股来了”和阴阳怪气的丑有本质区别，他有担当、有正气、貌丑心美，她狭隘、自私、相由心生。

文中的两个家畜不可忽视。农村有谚：富看猪，勤观鸟，单家独院狗宝贝。文章是从小黑猪起头的，拟人的手法幽默，一个“呲”字，顿感亲切。好多趣事因猪而起，猪淘气，弟调皮，一对活宝。作家写狗，颇有寓意。“小黄狗进门，直奔姐弟俩，姐姐摸了摸小黄狗的头，狗狗离开了，好奇地在

村长和王主任面前嗅了嗅，回到姐弟俩面前坐下。“乖巧的狗活灵活现。”“小黄狗也忙，它挨个闻客人的味道，闻够了，就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听会，俨然一副‘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开会这等等事，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当然不能缺席。大猪不从主人安排，“小黄狗看不下去了，冲着大猪直跺脚。”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几处冲有犬吠声，作家却偏不让狗叫，直到最后，解谜底，“人气唤醒了动物的天性，突然有一天，小黄狗大叫起来，终于不再是条沉默的狗子了。”紧接着，作家通过成容日记发出自己感慨：“忙碌是兴旺的前兆，从来不叫的小黄狗也突然有声音了，以前是模样证明它是一条狗，现在是声音证明它确实是一条狗。”不仔细对比连页阅读，真枉费作家的良苦用心。

小黄狗一直没有声音，高素养善良的王主任不闻不问，与村长大不咧咧形成鲜明对比。人是精准扶贫的受益者，与人朝夕相处的家畜更是，为了呈现精准扶贫成果，作家用了明暗两条线，人在变化，家畜也在变，因人而变。

文章结尾突然翻转，出人预料，但文中有伏笔，“玩得正起劲，突然发现刁姨站在门口，拿着手机拍着什么。”作家没有明指“么蛾子”出自刁姨，但肯定是刁姨这类人。文中村长与成容一问一答，值得我们深思，曝光举报王主任与贫困户斗地主还有小美女相陪，丧失了吗？诬告吗？都不是！但确实冤枉了好人。有人认为这是作家的悬念，错！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意想不到是为我们重重敲警钟，清醒精准扶贫特别是精神扶贫永远在路上且任重道远，刁姨这类人的这种劣性，根深蒂固，是我们发展路上的搅屎棍、绊脚石。

纵观全文，作家将日常生活的诗意对话和乡村图景上升到宏大意义的层面，用朴素而纯真的情感去打通听觉障碍而产生的声音阻隔，燃烧着一团信任与爱着的烈火，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扶贫故事，而是将贫困山村的教育和精神扶贫放置于未来乡村发展的人才建设中，使作品自然生成了丰厚而深远的意蕴。文中每一处，作家都精心推敲，一字一词恰到好处。联想俩主人公的名字，想起两句网络流行语：生、容易，活，生活不容易；成长容易，成人容易，成才不容易，成功不容易。

这里特别说明，小说起名《桃花溪》其实还另有用意，作家采访的故事发生地正在努力打造桃花溪景区，以桃花溪命名小说标题，更能引人关注，同时也为该县景区增加知名度。小说倘若能搬上荧幕，像《庐山恋》《青木川》一样，那可不但为世人展现了脱贫攻坚历程，还为该县旅游发展画上浓墨重彩一笔。

地久地生长下去，活成树神，活成人人敬仰的景致与地标。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古谣我喜欢，尤其是前半句我更喜欢，又极合本书之趣。那就不避年代的远，借来起首四字当作本书的书名吧。

这是我继“巴山三部曲”之后的第四部文集，也是我的第三部散文集。集子里的稿子全是近三年写的。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已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延河》《安康日报》等报刊公开刊出过。《老荫茶树》在《人民日报》副刊刊登后，先后多次入选教部编版《初中语文课外读本》和中考语文复习阅读课件。

时有四季，书有四册。《春》有春、夏、秋、冬，书有“蚕月条柳”“方夏更深”“木叶青黄”“冬至阳生”。乔木生在山上，一年四季地长，经年累月地长，本不应如此分辑的，实在是以野外枫树并落笔成篇时间为序的，权为读者朋友们做个导引吧。

感谢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所有厚爱我的读者，感谢所有有缘进入本书的古树名木和由此勾连出的人物。

及弥散其间的气息，都变成了他笔下的语言材料，散发着诗意的神奇。《记事簿里的南方》，是对少年故乡的回望，是远离故乡经年的一种深情回望，有苦涩，也有温暖。《郊区之歌》是唱给农业文明的一曲挽歌，乡村的自然与宁静，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已显得支离破碎。而《飞翔》一文，则是对小屋租屋生活的审视，在租屋的那些年里，他见识了太多的人生风景和酸甜苦辣，体味了生活的煎熬，不过，在这里，他也学会了安静，更获得了内在的充实，人间百相，生活滋味，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机会和触动。

孙犁说：“我一向认为，作文与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本质不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即便华丽，亦粉饰耳。”对此，黑陶显然是有着清醒认知，他在寻找诗意的表达的当然，我们欣喜看到了闪烁在文字背后的思想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黑陶的追求是成功的。

读黑陶《夜晚灼烫》，让人感到了愉悦，灵魂像被自由诗意的泉水洗涤、沐浴，不由得露出灿烂的微笑。

木的交互，体验到全新的美学生活方式，因此大受年轻人的欢迎，结果就是书店人流增加，自己卖了书，家具店也卖了家具，实现了双赢。

实体书店在坚持多元化经营这条道路上，可以说脑洞开得越来越大，步子迈得也越来越大。比如某家新概念书店，不但在装修风格上“高大上”，而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已累计举办几百场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不断拓展城市文化生活的边界。活动持续邀请和汇聚作家、学者、艺术家、设计师、音乐人、影评人等，通过一场场富于洞见的沙龙对话，捕捉文化前沿动态，引领读者精神“向上”，视野“向外”，在赢得越来越多市民读者喜爱的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文化高地，然后通过售卖图书、文创产品实现持续的盈利。